

海仙 橋 壬昌泰香燭棧 眞正老名檀香 人物花燭

製香廠華德路一二〇 本號電話七八三〇

極樂世界

亞農題

通處白路別康里 覺社
(日五月四年七十月五十月二閏年辰戊)
② 四期星 ③
期一十六第
分二洋售●張一日今

夏文才啓事
鄙人日前偶抱小恙。荷蒙諸君來函慰問。不勝感謝之至。現已稍愈。每日在社照常辦公。倘承諸同文以鴻文鉅著見惠。俾可彙編書籍。無任歡迎。並請寄稿從速爲盼。

香艷叢書之一 紅杏出牆記

本社新編此書、能使雅俗共賞、著者大半皆新青年、描寫男女交際場中一切形狀、言性言情、亦香亦艷、句既幽雅清新、語尤纏綿悱惻、令人閱之、百回不厭、酒後茶餘、足資消遣、現蒙出版、定價祇收成本大洋五角、

歌曲大觀

(影小種各星舞星明及友票伶名女男有印)

可歌可唱 宜古宜今 彙爲大觀 祇收成本 每册三角 預約先定 欲得便宜 快來問津

白克路別覺社啓

三報聯合社

〈大改良〉 每報定閱全年
〈大贈品〉 奉送書籍兩種

本報著者、皆文學士、情海中所載、多香艷文字、纏綿悱惻、一往情深、極樂世界中所載、多游戲文章、滑稽可愛、談諧入妙、酒後茶餘、足資消遣、今特組織三報聯合社、倘蒙閱者不棄、全年定閱三種報章、共計大洋六元、報每日寄、郵費在內、款請先惠、當即奉送別覺社最新出版之「紅杏出牆記」一冊、又加送新編之「歌曲大觀」一冊、諸君既有好報可看、又有好書可閱、誠一舉而兩得、亦何樂而不爲、書印無多、定報從速、如單定一報全年者、恕不贈送書籍也、特佈寸衷、諸惟垂鑒、

上海白克路 情海 小情海 極樂世界三報聯合社啓

要 雅潔舒適的理髮地位 請 美觀滿意的理髮式樣 價廉高等的理髮地方 尋 技術精妙的理髮名手 到 曼麗女男理髮所

袁履登幼時讀書記

(啟棠)

袁君履登，天資聰穎，幼時在甬江原籍，其家境雖屬清寒，而君則不以爲苦，四書五經，溫習如故，其夫人復在燈下佐以桑麻，恆伴君之夜讀，故能文思日進，而君亦以孝聞，君年十五，始來甬申，入約翰大學肄業，斯時該校諸生，富家子弟，實居多數，因念君寒素，或相贈綈袍，君惟銘諸五中，不以此讀書益勤，雖至就寢，未嘗稍輟，迨該校舉行大考時，諸生中有不能文者，又請君爲之捉刀，故君所入亦漸豐，至三年畢業後返甬，即任北門外斐迪中學（今更名四明中學）校長，月薪可得六十元，後又一帆風順，由學而商，頗著聲望，一擢而任上海總商會之副會長，頭銜顯赫，榮耀榮梓，今又任雅歌集之正會長，暇時輒見其手執一卷，高誦朗讀，語曰：好學不倦，吾於袁君亦云。

蔣楊聯好記

(一道偵探)

因爲這時候天君做執行委員會和某團體的會計，維女士也是某團體的會員，他聘請維女士做會計員，所以引起微探的疑心，但是沒有確實的證據，祇好當他是量才取用，那裏知道他真有用意呢？

起初維女士以爲不過是交個朋友而已，那裏知道天君的用心呢，所以「情」字談都談不起，照這樣看起來，天君終不能達到目的了，還好，有個師三學生，是微探的老對頭，看微探交關之恨，從旁拉皮條，效走狗之勢，許詐之能，得克成功，我想天君對於他應該要重賞的謝他纔好。

愛面的微探，微探早已看出，因爲他們秘密得很，所以很難提出他的證據，維女士和天君，起初以借書爲由，互相通信，後一變爲情書，他們通信的方法，起初是拿到外邊去寄到對方人，後來門檻精了，買通門房，懇請門房老爺，私下授受，但是雖然這樣的，牠的內容，終久逃不了微探的耳目，這不是微探也買通門房，私下拆閱的，都是用全身本領偵探得來的，讀者諸君不要誤會呀！現在舉幾封最有趣的內容，來告訴讀者諸君聽聽。

打油詩

(散人)

嘲黑姑娘

黑膚相貌也爭妍，要算姑娘黑得全，若把醬油比面孔，居然秋水共長天。

捧紅姑娘

生意興隆到處同，近來名氣十分紅，酒闌燈灺留光候，夜夜還須換老公。

詠登坑詩

草紙隨身帶，沿途好出恭，驢高人不見，饑狗守雞東。

讀「顧執中二次凌雲記」書後

(倪高風)

我時常有一種思想，在腦海裏盤旋着，就是「以爲世界上的人，見識最廣、消息最靈的，終不如新聞記者」，但這不過當時理想而已，那知本月二日在新聞報快活林中，讀了名記者顧執中「二次凌雲記」中之「俯視荒塚似乳峯」的最後一節後，方才以爲從前的理想，是很有用意的。

顧先生的大作裏，最後不是寫着「此次自飛機中下視，則見荒塚已改變其形態，宛如美人之乳峯，赤裸裸的向人獻媚，惜記者非藝術家，在空中不能了解其曲線之美也」寫得何等香艷，何等肉麻，真令人垂涎三尺，羨慕至極，試問我們不是當新聞記者的，能否領略那樣多的西摩拉雅山（即乳峯）和賞觀這天然的曲線美的眼福麼，所以這樣的看起來，無怪各大學的新聞科學生，是最多的了，但是我們胸無點墨的窮措大，惟有希望民用飛機趕快正式實行，或能一飽眼福呢。

但是我讀了這一節後，不覺有些感想，就是紅粉本是骷髏，骷髏即是美人，讀者的目光，祇要像顧先生在飛機上一般的觀察，然後以循環的定例來推測，那就知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美人之關，就能逃過了。

兩江女子體專歌舞會瑣記

(百花)

兩江女子體專專門學校，爲陸禮、華女士手創，開辦迄今，已將五載，茲因籌募校舍基金，特于上星期六假座上海舞台，舉行歌舞大會，表演者俱該校師生，是日子尤動聽，音樂由某君奏笛，殊見瑣屑如次：

予抵場時，台上方演觀音舞，某女士飾南海大士，形容畢肖，歌舞，表演者俱該校師生，是日子尤動聽，音樂由某君奏笛，殊見

徵求情海報

情海報第三十五期及六期早已售罄無遺現特登報徵求如藏有第三十五期及六期各一份或二份情海報者倘能割愛惠我當以本報一月爲酬此啓

遊蘇瑣記(下)

(描北)

此時將旅客房門推開，進而獻媚弄斌，假意殷勤，以成好事，而余素不以爲然，均遭拒絕，誠有辭翁之意不在此，而在乎山水之間也，翌日晨，山陰君有事他適，獨坐房中，頗覺寂寞，更爲氣悶，向聞城中之園妙觀，熱鬧非常，亦屬游人之萃地，進午餐後，乘黃包車而往該處，時已入聲鼎沸，擁擠不堪，有往進香者，有往遊觀者，喧嘩之聲，不絕于耳，內中殿宇宏敞，百貨俱集，爲三教九流、醫卜星相、酒肆茶坊、色色俱全，進正山門至三清殿，該殿爲九開間，柱皆用石而成，柱上鑿有三百六十天尊神號，秀麗可愛，中三間供三清神像，每位各佔一間地位，高約五丈，令人油然起敬，神之所塑，均係全身，四面前後軒，均開設古畫書畫店，陳列各種古玩，以及名人字畫，餘數間，所供聖像，不知其名，殿外四面，均有走廊，後爲彌勒閣，裏衣真人殿，一步三條橋，此橋用三條石頭做成，如橋面形式，一步即能跨過，尚有東嶽廟、壽星殿、七星壇等，均參觀一週，所掛各種匾額，亦是名人古筆，雖多腐敗，古跡猶存，雲時日好西落，遊人漸散，余亦速開大步而返寓所，則山陰君已歸候多時矣，次日余與山陰君，談及一游虎邱，展覽名勝，藉增興趣，不料甫及出門，遇同行夥友形色倉皇，持函給余曰，我（指夥友）已找尋半日，未嘗遇見，不料邂逅此處，見時頓覺奇異，余駭問彼曰，汝何有暇來蘇耶，彼謂奉總辦之命，有要事面商，請速回申，余閱信後，始悉行中有大批客帶定購貨物，非余定價不妥（註余是行中營業部主任）得已辭謝山陰君而偕行友返申矣，公餘之下，憶及前情，特作遊蘇瑣記以誌之，此行也，不能以虎邱之勝，至今願以爲憾耳，（完）

司。愛司。其。下車，別人到也拿他們無可如何，現在他們不然，所以由此可知他們還是嫩資格呢！

到了第二天，他們的秘史，不知怎樣傳遍全校了，細細的探聽，方知道愛司。被的同學愛司。君隔日也是同車，給他看見了，這個時候，微探覺得很可惜，因爲百日的秘密，一旦化爲烏有，你想可惜不可惜？（未完）

出讓 再有精海全份一册五十張花邊世界一全份一册五十四張精裝全份一册計卅一期快樂世界十餘份計十冊
每册卅五張內有精海全份一册五十張花邊世界一全份一册五十四張精裝全份一册計卅一期快樂世界十餘份計十冊
湖北路四馬路北首迎泰坊四弄三百〇六號樓上胡翰記內同陳曼希女士接洽或函購亦可
如新無痕諸君欲得請移玉至本埠

◎記愛亭舞場舞女曼麗

(靜塵館主)

北四川路月宮飯店隔壁，有一舞場，曰愛亭，舞場之大小與龍宮相仿，而佈置極富麗，故營業頗發達，該場經理，為人和藹，善於絕美之舞女，年齡咸皆相仿，一輩善舞之交際家，亦足跡不離，可算得經理和舞女以及交際者之關係不淺，舞場中之舞女，以蜜司曼麗陳麗為最，舞術之妙，為全場冠，嬌小玲瓏，人皆稱賞，舞時身軟如棉，尤為不可多得，精於華爾司，却斯登等，為其最得意之舞，曼麗乃浙江產，性甚溫和，二八妙齡，幽秀文雅，故能受舞場家之歡迎，近來舞女之入愛亭跳舞者頗多，閱者不信，請到愛亭一觀，方知余言之不謬也。

◎極僧獵雉趣聞

(道士)

晴昔之夜，已十時許，途經雲南路三馬路口，突然有僧疾奔，一若不勝其忙者，後面則有一雞皮鶴髮之老嫗，手取馬桶洗滌大聲疾呼捉和尚不止，並一年十六七之女郎，髮作紫髮妹式，身著旗袍，而鈕扣未扣，亦哀哭曰，惡僧休走，且訴諸路人，乞助拿僧，追至大馬路大羅天後，此僧

◎極樂銘

(閱客)

樂不在多，好玩則靈，報不在小，好看便興，無絲竹之盈耳，有筆墨之勞形，談笑皆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談風月，講煙經，閱者云，何倦之有，

介紹琴員英少奎

琴員英少奎，原籍北通州，年八歲時，在閩省從名師學戲，習大花面，藝成後，出演五年，頗馳聲譽，至十四歲時父死，遂於翌年往天津，在天福舞台搭班，至十六歲，又往北京，嘗與時慧寶

◎百無聊賴話精神

(憶椿生)

溯自笑舞台和平社停演後，社員風流雲散，四分五裂，出演外埠者有之，另組團體者有之，團體之最著名及最受社會歡迎者，當推精神團莫若，即不佞與文友倪子高風等，亦為其顛倒之一份也，茲不揣庸陋，略述皮毛，以告同好，該團以張治兒易方朔為主幹，就其個人之藝術言，各有所長，張治兒以活潑勝，跳躍嬉戲，談諧百出，但不涉胡鬧，斯難能可貴，飾態童時一種默頭腦之神氣，滑稽機突，亦足令人捧腹，一言一語，妙到秋毫，聞或發揮長篇言論，激昂慷慨，諷刺尖利，淋漓盡致，足能為一般青年男女之借鏡，易方朔因身軀魁梧碩偉，故以呆滯見長，至其扮相之滑稽，誠難以復加，又一副似笑非笑之面部表演，更足令人嘆服，有時咬文嚼字，出口成章，顧非胸無點墨者所能望其項背也，至其他演員，亦多傑出之才，對付裕如，各極其妙，所憾者，邇來該團堂會日多，所有演員，不敷分配，故對於場子不甚介意，如昔者所演之劇，多屬富有精彩，而有情節者，今即一齣平淡乏味之戲，甚至一星期中竟有排演三次之多，而張易二人，恆如曇花一現，即溜之大吉，又若廣告上明係某劇，屆時竟有更調者，而使一輩專事胡調之演員，胡鬧一場而已，且所出之言，皆屬穢淫，所行舉動，咸為下流，故不佞深望該團，去蕪留精，擇善從良，而不精神之名義，堅持到底，則區區之願足矣，

◎記大世界之歌史想容

(王少民)

大世界華芳會歌史想容，他的唱工，却還算好，惟他的身段略為高些，他的反司，雖不能與西施相比，倒還可以，他的嗓子，圓

◎共舞臺聆歌觀哭記

(陳不懂)

不懂不聆歌於共舞臺，彈指已屆年餘，昨因行中無事，殊覺煩悶，適有該臺案目浩良來，說開演新排前大咬齣郎，大有可觀云云，同事胡趙二君，極力贊成，故於八時許，緩步當車，以作願曲周郎，蒞座時，小蘭春與馬秀英之烏龍院，已成尾聲，未幾，正劇咬齣郎開場矣，結構尚稱緊湊

袍，以觀李三娘處境之苦，竟埋首痛哭，嗚咽之聲，歷歷可聞，而後座者，亦有三四妙齡少女，亦掩面而泣，惟其哀也，則不及隔座者之哭得雙眼紅腫若胡桃耳，不懂觀此情景，因念戲之感人亦大矣哉，然伊等費却金錢，又賠眼淚，實為之太不值得，而我亦為之損失不少，蓋我專注意伊等之哭，而無暇復觀臺上之戲也

、後至飾投軍人之王文祥，演出種種語談時，伊等始破涕為笑，是劇劇情，據鄙見似有二處未妥，當劉智遠與老母逃荒時，所負之包裹，年輕之劉智遠不負，反使龍鍾年老之老嫗而負之，於情理上似太說不過去，豈包裹中有重要珍物，不見信於子耶，又下大罵時，何來負劉農人，往田中工作耶，我實為之不解，

